

翰墨流芳

蒲华《山晴水明图》赏析

■ 陈元幸子

《山晴水明图》是清末海上画派重要代表画家蒲华的名作。蒲华（1832-1911），字作英，亦作竹英、竹云，浙江嘉兴人。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虽然蒲华传世的水画作品不多，但其所绘山水温润素雅，极具个人韵味。此幅作品为仿“梅道人”之作。“梅道人”即元四家之一的吴镇，好用秃笔重墨，气息温厚雄浑，深得蒲华喜爱，故蒲之山水画受吴影响较深。《山晴水明图》在经营位置方面与吴镇画风相似，而笔墨技法与风格则呈现出蒲华个人之心性，并无太多“梅道人”之画法痕迹。

文士与竹林

画面近景描绘了一位素衣文人挟琴而至，与之相应的是立于小桥那端正恭候友人到来的主人。画家用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了人物之形态，衣着简洁素雅，予人一种“高古”之感。画面气氛安静闲适，宛若行至某世外桃源，幽静淡雅，清新脱俗。环顾四周，是一片葱葱郁郁的竹林，错落有致，一阵微风徐来，那稀疏幽瑟之竹声顿入耳间，清脆爽朗。

近景、中景与远景

画面右前方的竹林，顶处以焦墨绘出几簇竹叶，以浓破淡，层次尽显，足见蒲华作画之细腻。远处朦胧的竹林与依稀可见的远山，均是以粗笔淡墨勾勒而

成，辅以重墨点苔，在浓淡对比之中尽显远山之气势。就远景而言，远山的点苔略显夸张，却不影响画面效果，或许正是这厚重的点苔将这淡雅纯然之境烘托得如此完美，无一毫粗鄙纵横之气。

湿笔之法

蒲华作画时善用湿笔，水墨淋漓，线条流畅凝练，柔中寓刚。整幅画面疏密、虚实、干湿、浓淡相辅相成，朴素且灵动，给人以一种沉郁醇厚的气息。

题款

画面题款为蒲华的自作诗：“山路苍茫风日晴，相逢溪上话幽情。地多水竹琴宜鼓，水气空明竹气清。”文词朴实自然，与诗画意境融为一体；书法亦铿锵有力，浑厚豪迈。
蒲华的山水花鸟画继承了青藤、白阳的写意风格，笔墨粗放洒脱，如天马行空一般，令人忘情恣意于其间。于他而言，虽身处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新旧思想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年代，却依然坚守传统，不卑不亢。近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对其十分推崇并评价道：“百年来海上名家仅守娄东、虞山及扬州八怪面目，或蓝田叔、陈老莲。唯蒲作英用笔圆健，得之古法，山水虽粗率，已不多见。”由此，可见蒲华及其艺术实践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价值与深远影响。



山晴水明图（国画）144×77.5厘米 1893年 蒲华 江苏省美术馆藏

钝滞之盈

■ 王蕾

楼森华多年来致力于古家具、器物收藏以及画论研究。他的艺术创作所涉种类之众令人目不暇给，有国画、书法、油画、装置、影像等。抑或是诸多才能迷惑了大众对楼氏的认知，许多人竟不敢相信，楼森华单就中国画一项，便精山水、人物以及花鸟。而本次单选水墨花卉做个展，也需要相当克制。人人皆知才华是个好东西，但不宜一次性流露过多，特别是以荷花为主题，若非有四两拨千斤的轻盈，牡丹海棠梅兰竹菊种种便易流于庸俗。
都是自然生活中处处可见的熟悉事物，如何能通过中国式笔墨令人心服口服，既有似是而非、似真亦幻之新鲜体

意，又暗合当下人的审美？当代人活得并不轻松，视觉碎片过分饱和，认知信息大量轰炸，即便作为创作者，身处人类灵魂的金字塔顶端，其标新立异的个性技法也随时会被效仿大军拆解淹没。一个描绘春花秋月的艺术家，如何以寸方抒情，以桃红柳绿言志？还要于幽微暗处输出自己的“野心”——那种始终不甘心迁腐沉沦，那种抗拒被流行、被所谓“权威意志”吞噬的创作信念。表面上是技术技巧，往深层看，是个精神问题。
对于楼森华这样各类技法烂熟于心、各种题材信手拈来的艺术家而言，

想要制造一种现象，完成一次声响不小的事件，实在不是件难事。然而那条轻松的路他并不屑于走，他非要停下来，让人犹疑一下，让人在表面的直观中不自觉地完成一种视觉或曰文化符号的转译。
如果承认“道不远人”，那么花之道就更不远了。自然界的花常开常新，贵在丰富真实，惜于周期短，有违世人对长久概念的渴望。而楼森华笔下的花，却以一种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的着色体系，塑造了一种形而上的真实性，以此逼近永恒。其笔下游离于素描白描、又不全落脚于写意的

万分之一的不似，恰恰构建了一种联通主客体的氛围，形成了一种此间必定有我又何尝不能无我的气格。不必讨好就避免了流于轻俗，当然主观上更杜绝文人式的刻意沉重，观者要落泪惊心全都随意，要附会为作者的孤高傲骨浊世洪流中独善其身，也无甚关系。他只是看见了这一朵或那一丛，以一个画家的专业素养不经意地落墨成罢。看似轻描淡写，背后隐藏起的却是高度的创作自觉和经年累月的储备。毕竟，举重若轻说来轻松，真操作起来却需非凡之功，偷不得一点懒，取不得一点巧，更不能没有一点悟性。



五月榴花照眼明（国画）楼森华

何香凝：腕底烟云未等闲

■ 本报记者 高素娜



松·菊（国画）173×273厘米 1931年 何香凝 何香凝美术馆藏

的革命激情和人格追求，她的艺术或寄情、或言志，或赈灾、或抚民，均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价值。“未等闲”也可视作何香凝艺术创作与人生成就的最好注解。

展览中，何香凝创作于1910年的绢本《虎》、1914年的《狮》等都是其早期作品，工笔细描非常精细，在其作品中也最广为人知。她以雄狮、猛虎寓意革命精神，表达对中华民族觉醒的冀望。何香凝于1909年入东京私立女子美术学校学习，在辛亥革命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中，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何香凝在孙中山指导下描绘和绣

制的。何香凝还每周到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家中学习绘画。田中赖章是日本近代著名画家，他所描绘的狮、虎栩栩如生，并且注重水墨画的笔墨效果，这一特点在何香凝的画中亦可见得。

“何香凝先生还喜欢画梅花，她敢于一改旧时期文人画梅以曲为美的习性，将梅花的枝干直线交叉构图，其笔下寒冬不谢的梅菊与百岁长青的松树都是她自身性格的真实写照。”吴洪亮说，《绿梅》即是何香凝在香港沦陷后赴桂林时所作，画中梅花坚挺如铁，花似有香，堪称佳作。而其《高松立海隅》《松·菊》六

条屏等，更显气势磅礴。

展览中，《毛泽东致何香凝的信》放大复制件占据了整个墙面。信函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对于信仰的理解和追求、对于革命必胜的信念、毛泽东对何香凝绘画艺术的理解、何香凝的绘画风格、何香凝与柳亚子的合作旨趣、对柳亚子的赏识、何香凝当时的社会影响以及爱子廖承志的革命成长经历等内容，短短300字，小中见大，言简意赅。

“像何先生那一代人，是真正经历过生死、面对过兴亡的，这使得他们的胸襟气魄、志向理想远超常人，卓越不凡。而何香凝先生既是艺术家，又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各个身份互相渗透、影响，成就了她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何香凝美术馆典藏部副主任易东华说，众多艺术家和国家领导人对何香凝作品的补笔、题词，也使她的画作更为凝重。此次展览即专辟展厅陈列了她与刘少奇、沈钧儒、赵朴初、徐悲鸿、叶恭绰、汪慎生、胡佩衡、张伯驹夫妇等之间的互动之作，而她与潘天寿、傅抱石合作的各三张尺寸不小的立轴，更是震撼人心。

“我们试图把何香凝的艺术传递给观众，让广大群众能够从她的艺术中感受到艺术的精神和革命精神，这对推动我们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何香凝美术馆副馆长蔡显良说。

古骨新风 文史交融

——品读萧和国画人物

■ 徐里

在当代国画人物创作中，东西碰撞、古今冲突的特征尤其明显。如何融西入中、融古入今，是当代人物画家不可回避的课题。从上世纪的新浙派人物画，到新时期之后现代风格和传统风格的并立，当代国画人物创作的丰富面貌为当代美术发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与当代人物画家的不懈努力息息相关。在当代人物画家中，萧和的探索值得关注。他笔下所描绘的丰富世界，既体现出深厚的传统功底，又打通了古与今、中与西的壁垒，为观者呈现了一个秀逸俊雅的艺术世界。

萧和的人物画题材广泛。有表现儿童游戏的童趣系列，也有描绘佛陀高僧的佛教系列；有以青花为主题的青花系列，亦有描绘民国风情的民国系列，还有以古代仕女、文人为内容的古风系列。在这几大系列创作中，尽管造型不同、色调各异，但笔墨语言和色彩格调是一脉相承的。

在《童趣》系列中，萧和借鉴了唐宋婴戏绘画的传统，着重表现儿童的天真烂漫，描绘了民间曾十分兴盛的儿童游戏。他用刚健流利的线条勾勒出儿童活泼好动的特性，以鲜明的色彩赋予画面明快清雅的格调。在这些作品中，孩童所玩的捉迷藏、抽陀螺、抖空竹、骑大马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少儿游戏，整体画面呈现出了一个时代浓厚的乡愁气息。在萧和严谨丽丽的画面中，这些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题材，却焕发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光彩。



青花（国画）萧和

萧和在佛教系列作品中，充分汲取了宋人院体画的优点，有“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周密不苟”的特征。面对猕猴静坐的高僧、飘摇而下的飞天、雍容大度的孔雀明王、端坐象背的菩萨和沉思冥想的陀罗，无不散发出汉传佛教的庄严辉煌。季湊林说：所谓知道，就是“大觉”，就是“佛”。佛所代表的是普度众生的智慧与宽容。因此，佛的形象大多是圆润丰满、敦厚温和、不怒自威的。萧和笔下的菩萨正是如此，作于辛卯中秋的《菩萨骑象图》中，菩萨面如满月，身披袈裟，偏袒右肩，头戴的天冠，身披璎珞，衣带飘曳，服饰华美庄严。为表现出这种庄严之美，画家

以干净利落的用笔、单纯妍雅的色彩和简朴的背景，营构出充满安详、静穆、崇高的空间，令人观来肃然起敬。相比于菩萨的庄严，位于大象前后的东西方僧人，一仰视肃立，一金刚怒眉，形成鲜明的对比。

《青花》系列作品多以女子和青花瓷器为内容，色调也以青和蓝为主。在这一系列中，萧和深厚的线描功夫毕现，他将钉头鼠尾描与高古游丝描混融一体，形成流畅微妙、婉约繁密的艺术特征。在《暗香》《青花之滥觞》等作品中，将青年女子的曼妙可爱与“天青色等烟雨”的青花瓷色组合在一个画面上，赏心悦目。特别是西洋女郎的活泼神态

与林立静穆的青花瓷，一动一静，一繁一简，形成了富有情趣的对比张力。画面的背后，也阐述着萧和关于中国文化的思考。在他看来，青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定审美，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情结，是中国精神的最直接体现。画面题材的转变，呈现出萧和关于人文青花到丝路青花的思考，以及青花对于西方审美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萧和是一位善于思考的画家。

《民国》系列与《古风》系列，都是以传统中国文人雅士的生活为表现内容的。在笔墨语言上，这类作品在工细的基础上，掺杂入写意性的调性。《东山弈局》中，谢安的泰然自若与喜不自禁的客人形成有趣的反差，在古典主义的山石背景中，本应显得刀光剑影的博弈变得温婉文静了。这与其说是魏晋风度的表现，不如说是画家内心情怀的流淌。人如其画，画如其人，这句话放在萧和身上最合适不过。

萧和数量众多的创作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积淀，是他的艺术之所以令人陶醉的重要原因。萧和是一位画家，但更像一位传统的文人，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儿童、女子以及树石、青瓷，无不在向观众讲述着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艺术的创造者，也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的研究者和传播者。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文有删节。）